大使龙卷风

默余生 著

大侠龙卷风

默余生 著

上 册

[redacted]民间文艺出版社

香港新武侠丛书

大侠龙卷风

墨余生先生名著

侠客新书

第一卷　大侠龙卷风

第二卷　大侠龙卷风（叱咤风云）

第三卷　大侠龙卷风（明驼千里）

内容提要

本书为香港著名现代新武侠小说家墨余生先生的力作。墨先生的小说以其故事曲折，情节惊奇，文笔流畅而享誉所有华语地区，其作品多发行数百万册以上。

本书以天衣无缝的布局，峰回路转的情节，写了大侠龙卷风侠肝义胆，武技卓群，弹剑长歌笑傲江湖，同武林败类与神密帮会斗争的故事。多少纯情少女对他铭心刻骨的思恋，多少凶神恶人又对他恨之入髓。神密的赤身魔教势力庞大，错综的头绪令人难辨真假；有多少奇机绝遇，有多少密宗异人，牵扯到武林几十个门派，关系于家仇，派恨几代人安危。爱、忧、情、义，使人凄然泪下；凶、惨、仇、恨，让人愤然于胸。间或，还会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问世间情是何物、问行止怎为男儿？主人公与那些倾心的少女结果怎样？龙卷风大侠的命运最终又如何呢？那么请君看《大侠龙卷风——叱咤风云》吧。读后定会使您有一种手不释卷，不一气读完最后一页大不甘心之感。

此书为大侠龙卷风之上卷

目　录

第一回　雨箭风刀　飘蓬登异域　人亡家破　往事话从头 …… (1)

第二回　魔海吞舟　述明获至宝　椰林演技　昆仲显其能 …… (38)

第三回　歼盗向涛村　锋芒初露　深奇蒙天岭　雁序中分 …… (75)

第四回　探窟有奇缘　继承绝艺　荒亭无预兆　寂寞空山 …… (111)

第五回　绝艺震骷髅　蚺头有迹　深霄拒仇敌　寇盗无功 …… (148)

第六回　喜获良师　老尼谈隐士　轻趋绝地　小侠戏群凶 …… (184)

第七回　剑碧鞭寒　三凶新毁折　月明夜静　千里故交来 …… (219)

第八回　兄弟相逢　奇术惊奇士　师徒巧遇　新技显新猷 …… (256)

第九回　仗剑返中原　河山有恨　市恩降恶霸　主客同仇 …… (293)

第十回　月夜除奸　剑光寒石虎　梅关却敌　志敏救明四 …… (329)

第一回 雨箭风刀　飘蓬登异城　人亡家破　往事话从头

“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远，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唐朝李德裕这首诗，把海南岛描写成鬼门关那样可怕的地方，到了宋朝，这种观念仍然没有改变。苏东坡贬到海南之后，他的谢表中就有“并鬼门而东惊，浮瘴海以南迁，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痛哭江边，魑魅逢迎海上。”的怪句。因为海南远离中国大陆，古时是“雕题”，“凿齿”之国，汉武帝命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南粤，遣兵经略海州之地，北置珠崖，南置儋耳等郡而叫做琼崖，后经马援、李德裕、李纲、苏轼、赵忠简等人，陆续开发，这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长青之草的海外乐园，人间琼岛，逐渐被中原人士所知，不过囿于北人轻南的观念，仍认为海南是蛮荒不毛之地。明宪宗时，海南邱浚高中了传胪，历任太子少保，著了“幼学故事环林”；明世宗嘉靖时，海南的海瑞扳倒严嵩，中原人士歧视海南的观念，才稍为改变过来，可是，仍以海南作为充军逃循之地，把大好河山，委弃不用，正是令人浩叹不已了。

尤其历代昏君庸臣，把朝内的忠贞人士，贬的贬，逐的逐，充军的充军，这些被贬被逐的人物，不少大智大慧、刚毅不拔之士，他们到了海南之后，开辟蛮荒，教育黎庶，振兴文化，所以明朝中业之后，中原虽然鼎沸，北方遍地烽烟，而处于海外一隅被歧视为“不毛之地”的海南，却因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有了些孤臣孽子的经营，不但留得一片净土，反而保存了民族的气节，使文物蒸蒸日上，现在海南的五公祠，挂有朱道台撰“唐嗟末造，宋恨偏安，天地几人才，置之海外；道契前贤，教兴从学，乾坤有正气，在此楼中。”的对联，短短几十个字，已经写尽历代昏臣庸臣的嘴脸，写尽先贤拓荒奋斗的功绩了。

却说明朝第六代的英宗皇帝即位时，才是九岁的孩子，所以被佞臣王振揽权，不论是匹夫贩卒，只要走王振的门槛，无一不是高官显爵，如果胸怀磊落，不愿向奸佞低头的，那管你是圣贤豪杰，忠臣义士，不但没有进身的机会，甚至于还要被刺配充军，或秘密处死。在“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的情形下，朝内群奸争利，朝外连年杀伐，已经是萑苻啸聚，遍地烽烟了。但是王振哪管国家是否丧失元气，只图个人权利，最后还要挟英宗皇帝，御驾亲征瓦剌，激起“土木之变”，连到皇帝也做了也先的俘虏，后来朝内拥立景帝，国内大治，奉英宗为上皇，可是并没有多久，又被曹吉祥、石亨等奸臣，迎上皇复位，造成“夺门之变”，接着就大大的杀戮一番，因此，朝廷也焦头烂额。

就在“夺门之变”这一年的深秋，海南岛清澜港附近向涛村的村民，看到最近几天风色不好，不敢驾舟出海捕鱼，只好籍着这个开暇的日子集结在沙滩上，有的补破纲，有的在闲坐聊天，在这满天红霞之下，又涌起黑色棉花似的块云，虽然是大好的黄昏，但在有经验的海边渔民眼里，知道暴风雨快要来临了，因为沙滩离开村子很近，同时，海南的暴风每年总要起好几次，当地的人们已经过惯了风暴，并不觉得它怎样可怕，所以沙滩上除了几位老人家看看天色，盘

算着暴风来临和过境的时刻之外，其余的村众，谁也不把它当做一回事，沙滩上仍然充满了笑声，黄昏的凉风，更增加了人们的快感。

风势越来越紧，黑棉花似的乌云越涌越多了，没有半顿饭的时光，红霞已经掩没在浓黑的云层里，海面上的巨浪，一个接一个地向海岸冲来，并且夹着凄厉的骄啸。

沙滩上的人群，这里再也不能保持宁静了，老婆婆和一些女人们赶紧抱着、拉着她们的孩子向村里跑去，呼唤声、哭嚷声，响遍了沙滩上的空间。正在这个混乱的时候，忽然响起又尖又锐的声音，这个声音在呼着："大伯！大伯，你快看那海里漂着什么？"沙滩上还有少数的男人顺着那呼唤的小孩所指的方向看去，不禁吓了一大跳。

原来那方向离开海岸约一里多路的海面上，正漂流着一艘小船，一个滔天的巨浪把那艘小船推上浪的顶端，紧接又把它吞没了，接着另一个浪头又把它推上去，这样一隐一现地在海涛里荡着，滔天的巨浪，昏黑的天空，包围着一叶的小舟，岸上的人们虽然不知道船上是否还载有人，可是都为了那艘小船担心，替那船上的人捏一把汗，谁也希望那艘小船能够被浪花推近岸边，让船上的人们得救，这个时候，沙滩上的老人也在岸上替那艘船合十祈祷，在喃喃不绝地祈祷。

可是，尽管巨浪一个接一个向岸上猛袭，但那艘小船却慢吞吞地并没有移动多少，泼墨似的天空反而迅速地泻下一缕乌云，海水夹着啸声卷起一条巨大的水柱，"完了！完了！"被称为大伯的那位五十多岁的老人，猛搓着双手在喊着，沙滩上的人眼睁睁地看着龙卷风就要把那艘小船带到天

上去，最少也会把它撕成无数的碎片，因此，个个就失常地大喊起来，慈祥的老人们轻轻地啜泣，两手掩住脸孔而不敢再看这幅悲惨的情景。

说到这种“龙卷风”，真是非同小可，它来的时候常常是没有预兆，陡然间，飞沙走石，天上的云脚垂到地上，地面上的树木，房屋，人畜，统统被它吸到云端里去，而成为太空的旅行客，这些旅行客再临到地面的时候，没有一件不是百孔千疮，支离破碎，这是陆地上龙卷风的威力；如果龙卷风发生在海上，那就更有奇景可观，开始由云端下迅速成为柱状下垂，将到海面的时候，海水狂啸，巨浪滔天，同时海水也被吸成一条巨型的水柱上升入云，在这条水柱附近半里内的鱼虾、船舶，无一幸免，随着风势旅行了千数百里之后，风势渐渐衰落，鱼虾、船舶、海水，都成了阵雨下降，造成了水灾，海南岛每年总要经几次龙卷风和飓风的袭击，而龙卷风造成的灾害更大，因为飓风有预兆使人畜能够事先躲避起来，而龙卷风是没有方法预防的，它光临的时候，快如雷电，连躲也来不及，难怪向涛村的人，吓得不敢看那摇曳在龙卷风中心附近的小船了。

但实际上的情形并不象向涛村人意想那么坏，约莫过了半顿饭的时光，远处的天空显露出一线的曙光，那根巨型的水柱渐渐移向东北角，倾盆的大雨挟着排山倒海之势，从远处向海岸袭来，虽然这些情况不过是瞬间的事，但经验告诉海岸的居民，是龙卷风已经掉头而去了。

这时候，呆在海滩上的人，却发现了奇迹——那一艘小船并没有因这次飓风而破碎，也不因为巨大的海浪而沉没，相反地，它已经顺着风雨的来势，而慢慢地更接近了岸边，

使得向涛村民起了小小的骚动，并且收回了刚才紧张的心情。

向涛村的人，有的立在沙滩上，有的站在屋檐下，但几乎每人都翘望着海里漂流着的小船，每一对眼睛都向那船上搜索，希望发现船上是否还载有人，而船上的人是否还能够活着？虽然仍旧是黄昏的时刻，小船离岸不过是只有半里，可是因为天上的乌云还没有完全散去，海面上仍然是一片模糊，普通人的目力，当然不可能发现什么，但由小船的型态看来，已经可以确定不是本岛的船舶，因为向涛村住的十有八九都是渔民，他们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驾着他们的渔船，绕着海南岛捕鱼、捉虾、取蚌，甚至于还到过东沙、西沙、团沙、图州、浮水洲等岛屿作业，所以这一带的各型渔船、货船，只要经他们的眼里，他们立刻可以指出那一种是潮州船，那一种是图州船，绝对不会有毫厘的错误。

但是，这一艘小船的外型是那样地陌生，显然不是邻近各地的船，更不是本岛的船，所以他们在辩论着那艘小船到底是福建的、或是浙江的。不管那艘船是否有人，但渔民大都有互助的义气，尤其是意味着海上遇难的苦况，而对小船上的一切都寄以同情，这时候竟有几位年轻的小伙子，脱光了上衣，携带了绳索，准备冒着风浪的危险，游泳到船上，希望能够迅速把那艘小船解救，如果不是有些较为持重的老人阻挡他们，那末他们必然这样做了。

在向涛村里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有一艘外地的小船漂来本岛，经过了暴风龙卷风的袭击，仍安然无恙向他们的村子接近，他们离开海岸较远更不能看到船上有什么人物，可是他们却体会到，那艘小船必然还另外载有人，不然，它就

不可能漂流那么远的路，而且能保持它的方向接近岸边，而不被海潮和急流冲走，不过船上的人经这次风暴的袭击之后，能否保持活命，倒是一个疑问了。不过这次风暴的时间很短，船上的人可能只是晕了过去，如果没有完全死去，那么还可以施行急救，这个村里以前也有过救助被难人的经验。所以王大伯的家里，得知小船还没有沉没的消息之后，立刻就煮好了姜汤、稀粥，等待在沙滩的村众救人归来，同时还预备了几块门板、油布，叫来几位精壮的村民带往沙滩。

正在村民把门板带到沙滩的时候，小船距离岸边也只有四五十丈远近了，如果在平日，再远一点也可以看得清楚，但这个时候已经是夜幕低垂，天空仍是一片漆黑，如果不是岸上的人老早注视着小船，那末可能连小船的影子也找不到了。因为这样，原来已脱了衣服的小伙再也不能忍耐了，他们早就把一段一段的绳子连接成百多丈的长绳，盘堆在沙滩上。

这时，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奋勇地把麻绳的一端，绑着自己的腰，他对王大伯说一句："大伯，请你叫人招呼这堆绳子。"之后，来不及向别人招呼，就很快地跑到海边，一个"惊蛙入水"，但听到"扑通！"一声，白浪滚滚，他头顶前面的海水，分成两道斜线，汹汹涌涌地向他的后面直泻，人已经离岸五六丈开外了，盘在沙滩上的绳堆，很快就只剩下一小捆，一会儿，听到船上一声长啸，守着绳子的壮汉们，用熟练的手法，很快地收回绳子，小船如箭般向岸上直射，因为人多力足，小船竟被他们拉上一半搁在沙滩上，及是一阵欢呼！

"王大伯！船上有三个人哩，都晕过去了！"这时人们急急地涌到船边，王大伯迅速地分配人手把船上晕倒的一个老人和两个孩子，抬到门板上，接着抬起来向王大伯家里飞跑，归途中，王大伯牵着那首先上船的青年，很激动地说："世成，今天真亏你，不然，那船上的一老二少还要再捱上半个时辰，就恐怕没有救了！"世成说："那没有什么，但是，大伯！你看这几个人能不能救呢？"王大伯说："现在我还说不定，我们赶快回去看看吧，你也不要回家了，就在我家里和我喝几杯酒，赶赶身上的湿气吧！"

王大伯的屋子是前后二间正屋，正屋两旁各有一间侧屋，当中是一个很大的天井，这时，屋里屋外都黑压压地挤满了人，一老二少躺在侧屋的床上，经过王大伯和村民紧急的救治，那两个小孩首先就醒过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伤也没有什么病，不过是饿了肚子，再经海里面的大风浪冲击而晕了过去，经过了施救和灌给热的姜糖水，很快就醒过来，但是，那老人就不同了，他比那两个小孩子更要出力镇住那艘小船，不然很快地就会被龙卷风卷去，他用尽了力量去和风力搏斗，但是人力怎能够和大自然的力去比拟呢？

如果不是他一生来练有护身的武功，那么老早就被风力打晕了，就这样，他也在拼命摇着船脱离了暴风中心之后，就失去一切体力而晕倒在船上，等到村民把他抬到村上的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经过了王大伯亲自对他施行"人工呼吸法"，而且不时灌给姜汤、稀粥，费了一个多时辰的功夫，这一个垂死的老人，也被救醒过来，他睁开双目，看到周围的情形之后，知道这条命是给人家救过来了，他一翻身就想爬起来，但王大伯用强力把他按下去，一面用目光制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他，当他看到他旁边躺着的孩子已经清醒之后，他也静静地由着王大伯摆布了，这时王大伯亲自给他们添了三碗稀粥之后，便对村众说明人已经得救了，因为还需要调养一下，不便打搅他们三人的精神，要村众各自回家，村民也觉得这三人既是从外地而来，和自己人的言语必定不能相通，一切事情有王大伯办理，一定会令人满意了，所以都答应一声就想各自散去。

这时王大伯忽又想起一件事来，赶快喊回村众，并对他们说："本村忽然来了三个人，虽然不知道是好人坏人，但可不是邻近的人了，由那艘船看来，必定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也许是被海盗抢劫后，把他们赶下小船，任他们自生自灭；也许是逃避仇人的追踪，而驾着小船，逃亡海外，不论是那一方面的原因，泄漏了消息，不但对一老二少不利，甚至于还要害及本村，所以要本村的子弟，统统保守秘密，不得泄漏。"顿了一下，接着说："过一会任方带几个人，到海边把那艘船拉上岸来，免得被潮水冲走，而露了眼线。"那个叫任方的中年人答应了一声，就和村众各自散去，只剩有世成留在王大伯家里，陪着招呼那三位不速之客。

村众散去之后，王大伯拿出几套干的衣服，给那一老二少换了，这时一老二少，已经能够略为行动，他们本来没有什么病，不过是因饿渴交迫，加上暴风的袭击而昏倒，现在已得到了休息，解决了饿渴，精神也就得到无上安慰，同时两个是小孩子，元气充足，一位老人是身怀绝学武功的人，所以在安定下来之后，很快地就恢复了体力，他们换好了衣服之后，由那老人率领着那二个小孩向王大伯一揖到地，口里说不尽地"谢谢救命之恩"，大家客气了一会，正屋里已

摆上一桌丰盛的晚餐，在渔村里虽然没有什么好菜，但是贝干、荀子、干鱼之类，却也另有风味，酒是自己做的，虽没有山西汾酒、天津五加皮，那般醇烈，可是也经过一蒸二蒸，味道还算不错，大家入席之后，便就浅斟低酌起来，王大伯向老人继续斟第三杯酒之后，问："老哥这次经这么大的风险，漂到敝地，必有原因，能否告之一二？"老人先望望左右，长叹了一声，眼泪已汩汩的流下来，半晌才说："老哥！此次得蒙救命之恩，是我们三人的大幸，你老哥不问，我也要对你老哥详尽说明，才不辜负你老哥救我们一场，不过，说来话长，同时，我还没有请教你老，和这位老弟的称呼呢？"

王大伯把自己的头一拍"该死！我真也忘记告诉你！"他这一来，却把旁边那两个小孩子逗得笑了起来，然后王大伯自我介绍一番：原来王大伯名字叫做仲泉，居住在向涛村已经是三代了，五年前他的老伴死后，就很寂寞地守着这么一间大屋，另外由他的侄儿邦宁，和侄媳任玉贞来招呼，邦宁在十天前，带了一批干鱼咸鱼到府城去卖还没有回来。

说起这王大伯，他在清澜这一带原也是有名的人物，尤其是水里面的工夫，便可以说是独步一时，十五年前海盗林少英率了十几条大楼船，进犯清澜港，那时王大伯才是四十二岁，他的水功正在顶峰状态。同时，年轻时到过进罗、南洋、广州、钦州、越南等地，见多识广，当下听说海盗进犯，就集合了向涛九村的精壮，驾着小舢板出海迎击，王大伯便潜到水底，还不到一个时辰，就把海盗船凿沉八艘，还把护船的水鬼杀死了三四十个，林少英的船如果不是逃得快，而小舢板不利于仰攻的话，可能使海盗船全部都毁在海

里。可是这一仗，却也打得林少英再不敢正视清澜港一带，十几年来得以平安无事。

从这次之后王仲泉就获得了“海底蛟”的混名，清澜附近的人，把王仲泉从“大哥”而喊到“大伯”。说起“海底蛟王大伯”已是老少皆知的人物，而“王仲泉”这个原来的名子，反少人知道了。那个青年世成姓丁，是王大伯的徒弟，水里工夫煞是惊人，不论海里风浪怎样险恶，他也能游上十里八里的水程，遇到十分大的海浪，不利游泳的时候，他就潜入水底，一口气可在水底潜行二三十丈，所以也得了“浪里鲨”的绰号。这个向涛村有七八十家人口，就是“王”、“任”、“丁”三姓，多数以捕鱼为生，王大伯更是村里的领袖，村里的事，不论是大事小事，只要是王大伯一句话吩咐下来，无不遵照办理。

王大伯把这些情形，对老人大概说了一遍并且说：“老哥！我看你的情形，也知道你必然有无限的隐痛，不过，你知道，这里已是海外，也可说是人间的乐园，向涛村的人全是讲义气的人，天大的事我们全可以接上去，你老哥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小弟想办法，我小弟和你认识不过才是一会儿，可是我内心似乎告诉我，你老哥绝不是什么坏人，所以我敢向你老哥保证，你可以长久住在这里，和我们共同生活，也许彼此都有个好处。”

那老人好容易等到王大伯指手划脚讲完这一篇话，虽然觉得王大伯话里稍为有点自负，但也是湖海好汉直率的本性，他在江湖宦海走了几十年，也觉得这种直率的好汉，比较奸滑浮华的小人容易相处，这几个月来自己带着两个小孩子到处漂泊，经历了多少艰辛和危险，尤其是在泉州府几乎被奸

贼邓全兴诱卖，如果不是自己有武功和及时抢到小船逃走的话，现在已不知葬身何处？

那料到经过十几天的漂流，却到了人地生疏的海岛，老小三条命又被人家救了起来，总算有了报答故主恩情的机会，两个小孩子也有了昭雪血海深仇的希望了，虽然这里未必能逃避昏君的掌握，可是既已远隔重洋，敌人一时也不会追查到这里来，更难得的是主人的深情，竟敢提出安全的保证，可见也是响铮铮的一条铁血汉子，回忆过去一切的遭遇，真是“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了。现在已经是家破人亡，倒不如暂时住下来再作打算，不然在举目无亲的异地，又到什么地方找这么一个有血性，有肝胆的人作为托根之地呢？

所以，稍为考虑一会，就答应住下来了，而且对王大伯说出这次来到海岛的原因，那知不说犹可，一说起来却把在座的王大伯和丁世成气得须眉似戟，面目喷烟，王大伯更把桌子重重一拍，气愤不已！

原来这个老人名字叫做骆中明，是个武弁出身，但他的马上马下功夫，得自高人传授，兀是不俗。英宗皇帝蒙尘之后，国内苗乱迭起，第二年瓦剌也先挟制英宗回国，攻破紫荆关，直连京师，这时朝中文武仓皇失措，要打吗，英宗上皇在敌人手里；不打吗？眼看敌人就要利用英宗，而攻陷京师，举国君臣都要变成俘虏，幸有兵部员外郎于谦力排众议，权力主战，临时把兵符夺了过来，立刻派兵埋伏在城内各要道旁边，准备瓦剌兵入城之后，就杀他一个措手不及。果然瓦剌兵上了大当，他们以为用大明的皇帝作为人质，是最安全的了，那里想到朝内拥立新皇帝鄂王之后，英宗的地位，

已是可有可无呢？

当瓦剌兵浩浩荡荡入城将达大半的时候，午门的炮声隆隆响了起来，瓦剌兵还以为朝廷欢迎的礼炮哩。可是炮声响过后，忽见一股一股全付武装的兵士，从横巷里杀出来，一霎间就把瓦剌兵截成几十小段，每一段都被包围着厮杀，三万多的瓦剌兵，几乎全折在城里，幸亏上皇仍未入城，否则这一仗就可以把英宗夺救过来，而且使瓦剌的宰相也先和那些瓦剌兵，一个也没有生还的希望。在这一仗里，骆中明身先士卒杀死了也先的弟弟孛罗，杀得瓦剌兵心惊腿栗，而升到偏将的地位。

后来也先议和送还英宗，两国也就罢兵了，不久，西南苗乱又起，于谦奉命为平南都督，挑选了二十几员勇将带了两万多精兵出发，于都督慧眼识人，把骆中明升为游击将军，命他先行探路，骆中明果然不负期望，先后追随于都督平定了福建的邓茂七，浙江的叶宗留，广东的黄萧震和湖广、贵州，广西等地的苗、瑶、僮、撩各族的叛乱，但是，班师之后，国家干城的于都督，却被御史罗通等人弹劾，说他的功劳簿记载不实，骆中明这时虽已升到正印将军，却被这一劾而降了下来，于都督也被剥夺了兵权，而出任那有职无权的兵部尚书。

经过这一次的突变，骆中明也知道官场险恶，并不是只凭着能力功勋就可以上达，必需要和权奸勾结，才能够有上达的机会了，但他跟随了于都督五六年，又是于都督一手提拔的人，不但不能向权奸靠拢，而且自己那耿直的个性，也无法和那些小人为伍，与其留在官场冒着风险，倒不如啸傲烟霞，悠游岁月，自己从二十岁开始吃皇粮到现在，已经整

整四十年，自己无家室子女拖累，何必向群奸低头，就像于都督那么大的功勋，一心为国，他居住的地方甚至于不能遮风雨，这样一个忠臣还要被打到冷宫里去，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参将，岂不是随时都要失掉性命的危险？

因此，立即上呈请辞，虽然于兵部再三挽留，请他为国尽力，但他辞以年老力衰，再不能侧身行伍，去志已决，于兵部只得由他，但仍再三叮嘱，要他时常来家里走动，当骆中明临行的时候，于兵部家里还特别为他置酒饯行，使骆中明更感激得涕泪满衣襟，主客两方都对朝政被宦官阉党弄权，而咨嗟良久。

骆中行拜别了于兵部离京之后，自感心地洞明，人生如寄，但此行的目的地，将在什么地方呢？古话说："叶落归根土，人老回故乡"，可是他离开家乡的时节，父母已是亡故，孑然一身，四十年来的戎马倥偬，根本就没有时间回故乡去，究竟故乡的人事如何？当然要成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笑柄，虽然故乡对他很是淡漠，但故乡依然是先人庐墓的所在，同时也是小时活动的场所，那里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可引起他无限的留连，都可以引起他无限的回忆和兴趣，因此他第一步决心还是走向一别四十年的荆州。在荆州的故乡住了个多月，扫庐墓，访故交，抚摩一些儿时游戏的事物之后，觉得又没有什么依恋，所谓"静极思动"，又沿着长江而下，遍游苏杭，这时，他忽想起于兵部的故里就在杭州，现在既然到了杭州来，自然不能不前往拜访一下，等到他找到兵部的故里时，却是一片竹篱围着矮矮的三间瓦屋，屋旁种些蔬菜，养些鸡鹅，如果不是带路的孩子告诉他说："于伯伯的家到了"，那么谁也不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